



目录

引子	(1)
第一章	初进府城 (9)
第二章	到山区农村 (17)
第三章	吃食堂的岁月 (25)
第四章	缺少劳力的日子 (34)
第五章	干部子女 (38)
第六章	官场跌跤 (43)
第七章	责任少年 (47)
第八章	“文革”之初 (56)
第九章	病魔突降 (66)
第十章	啼笑姻缘 (74)
第十一章	毕业回乡 (83)
第十二章	挑战亲情 (89)
第十三章	违抗父命 (102)
第十四章	重返西照 (109)
第十五章	虚荣之心 (116)
第十六章	侥幸买房 (124)
第十七章	哥哥的小家 (129)
第十八章	清贫伉俪 (142)
第十九章	国家出了大事 (152)
第二十章	多事之秋 (162)
第二十一章	平反时节 (172)

第二十二章	府城新家 (179)
第二十三章	寻觅财路 (184)
第二十四章	潜伏危机 (190)
第二十五章	错在何处 (194)
第二十六章	“老大难” (202)
第二十七章	竟是奢望 (209)
第二十八章	不肖子孙 (217)
第二十九章	未雨绸缪 (228)
第三十章	柳暗花明 (233)
第三十一章	母亲去世 (237)
第三十二章	老夫少妻 (241)
第三十三章	众叛亲离 (251)
第三十四章	“小女人”其人 (258)
第三十五章	祸事纷沓 (262)
第三十六章	故伎重演 (271)
第三十七章	气话成真 (275)
第三十八章	离婚始末 (278)
第三十九章	希望长寿 (281)
第四十章	事与愿违 (292)
第四十一章	无奈的选择 (297)
第四十二章	最后时日 (306)
第四十三章	简单的葬礼 (314)
第四十四章	特殊的祭奠 (319)



满纸平实言，一把辛酸泪！
许云作者俗，谁解其中味？

剽曹雪芹公为《红楼梦》撰写的卷头语，稍加改动，作为本书之题记。

谨以此书悼念直至亡故都不被子女们理解的父亲。

引摇子

对“家”的最初印象，好像自母亲与爷爷吵架开始，那是一九五五年前后吧？就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五六岁前家是个什么样子，我竟没有多少记忆，所以当成人以后与同学、同事们聊天时谁说他们是几岁记事儿，我就有些羞涩，我记事相比之下是太晚，太晚自然是不聪明喽！

不聪明也还知道我的家在一个大村庄的尽东头。我们院子的大门临近一条官道，院子很宽敞，尤其与别家有别的是大门口是个大过屋。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楼房，但我们大门过屋的上面还有一层，可以放东西可以住人，就是“阁楼”之类，但大家不叫它“阁楼”而是叫“棚”。至于我们的村庄处在豫东大平原上的概念是以后才有的，那是在知道世上还有“山”而且我们还真正去了豫西山区，切身体会到山区与我们老家的地貌有很大区别以后。

从我家有那么大的一个院落和有别人家没有的大门阁楼，可以知道我们家在庄上不属于很贫弱的人家，我小小的还比较愚钝的头脑当时已能感觉得到，庄上的人对我们家的人很看重，至于为什么是以后慢慢才清楚的。

刺激我愚钝的大脑开始思索开始有些记性的，是爷爷与母亲的架吵得太厉害了。一贯以孝顺以贤淑著称的我的母亲，站在大门外的官道旁涕泪横流地向围拢在我们家门口的乡邻们历数爷爷的过错，爷爷呢，一反他腰板挺直、豪爽开朗的常态，猥琐地低着头蹲靠在大门框旁，当母亲用手指点着他说：你不要不做声，今天我要你当着全村老少爷儿们的面说一说，我做媳妇的哪一点对不起你了？我刚才说的哪一点是冤枉你了？爷爷便嘿嘿的冷笑，脸上是一副对母亲不屑一顾的倔强。母亲自然越说越气。爷爷总是待母亲吵足吵够吵得快筋疲力尽时“豁”地站起来，边走边恶狠狠丢下一句：就这！中也得中，不中也得中，你们看着办！

那些天，家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和谐和安宁，爷爷有时候在家吃饭，有时候能几天不归，母亲整日里愁眉苦脸，有邻居家的婶子大娘来安慰她时，她往往情不自禁地泪水涟涟或大放悲声。我从母亲对邻居不厌其烦地述说及邻居们彼此神秘相互交谈的口风中，总算知道了母亲与爷爷生气的原因。

爷爷是要娶老婆儿！

母亲是坚决不同意。

爷爷他已经背着母亲“相”了好几个，听说这次“相”上的是一个城里人，已经五十多岁，儿孙成群！爷爷在与母亲“摊牌”前，总是“指山卖磨”地瞒着母亲与那老婆儿晤面，爷爷做的木工活儿拿到城里去卖，回来时总说不小心弄丢了钱！爷爷为“相”一个一个的“老婆儿”误了很多工，出了很多“洋

相”。譬如，正在耙地，若有人说让他去相看哪个“老婆儿”，他便把牛、耙扔在地里就走！现在爷爷之所以将秘密向母亲公开，是因为终于“相中”一个并决定把她接进家来。

爷爷希望得到儿子、媳妇的支持，没想到，儿子的意见还不知道，他首先在媳妇面前就碰了壁。

母亲的理由很简单，你已经这么大的岁数了你已经儿孙满堂了还要娶什么老婆儿？是你儿子不孝顺还是媳妇我虐待了你？自婆母病逝后，我一心一意孝顺你，冬天的棉夏天的单，饮食起居，总要叫你满意，而你，竟然为娶老婆儿闹得沸沸扬扬出不尽的洋相，这样为老不尊叫你的晚辈如何在世上做人？何况，相中的又是什么排场的女人？五十多岁了，据说也已满堂儿孙，是个正经女人吗？正经女人不缺吃不缺穿恁大岁数了有哪个还再嫁人？一定是个风骚的贱东西！咱们这样的人家弄进来个贱东西今后可怎么过日子？！

爷爷说，我打听过了，她不是个“贱东西”！

母亲说，不是“贱东西”也不行，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再弄一个来，你儿子哪有力量养得起？

爷爷说，要为这你们大可以放心，我娶得起老婆就管得起饭，我和你们分门另住，我们不花你们一分钱！

母亲呵呵冷笑：不花我们一分钱？大话说得早了点！没到时候哩！不管如何，只要不是我们不孝顺，不是我们不管你，这个老婆你就不能娶！

爷爷说：我娶定了，你们看着办！

……

气，从此便生得无休无止。

员

爷爷在众人的印象中，是一个很中用很有趣的人。说他中用，是因为他会干很多精细的农活，譬如他会犁地耙地，会摇耒撒种，会扬场会估产，会养牛会赶大车，这些技能，并不是每一个庄稼人都擅长的，这使得在成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时，尽管我们家没有多少生产资料，但大家还都愿意吸收我们加入。最令人羡慕的是爷爷有一手很漂亮的木工手艺，大到可以给人家起房盖屋时绘制木料，小到可以给“半装子”（特指十来岁左右的男孩）们刻制许多栩栩如生的泥模儿，我们那儿的“半装子”们有玩泥模的习惯，即把和好的黄胶泥块塞进木制的模子里，可以拓出来一个个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形象和十二生肖图像，至于做箱子柜桌更是不在话下。据说，我们这座院落，就是凭爷爷的木匠手艺换来的。听妈妈说，我们家旧社会穷得很，真正是地没一分，椽无一根，靠的就是爷爷辈兄弟三人劳动力棒给地主家扛活儿，给谁家扛活儿就住谁家的房，俗称“串房檐子”。这村东有绝户头老两口，放出话来，谁给他们老两口做两副老屋（棺材）为他们送葬，他们的房产就归谁。这虽然是很大的便宜但却无人愿拣，因为人都说这所宅子住不起人，这老两口的祖上人就不旺到了他们这辈儿不就是要死绝了吗？但爷爷不信这个邪，或者是人穷极了就什么也不忌



讳了，就找中人去说他愿意。爷爷为了对待起这老两口，据说将那两副棺材做得那个好呀，好得不得了！自然，爷爷们从此就有了房子。有了房子的爷爷，又正赶上解放的好时候，分得了牲口田地，加上爷爷的勤劳，能干，他的大儿子即我的父亲，又参加了八路军的工作队，这日子真正是百尺竿头，一节更比一节高！爷爷家真正可算得是翻身农民。谁知，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刚过了没几天好光景，奶奶便一病不起了。奶奶下世的时候，母亲说爷爷才刚刚五十岁，有人曾问他是否还想续娶，爷爷呵呵笑着说，土都佷着脖子了还续个啥？续娶本来就不是咱穷人敢想的事，只要儿子媳妇孝顺就知足了。开始的几年爷爷很安分，干了地里的干家里的，总是一身不闲。爷爷没有文化，但不知是由于年轻时跑的地方多见识广还是天赋，他能讲得一口好“瞎话”（故事），夏天晚上的凉席旁和冬天晚上的火盆边，总有大人小孩一群围着爷爷听他讲瞎话。爷爷不擅讲才子佳人，也不会讲帝王将相，他就爱讲江湖豪杰，爱讲妖魔鬼怪，往往讲得胆小的大人们汗毛直竖，讲得胆大的孩子撒尿也不敢独自出屋，这个时候，爷爷便乐得也像一个孩子。所以说，奶奶去世以后爷爷的日子其实是很快乐的。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爷爷对自己的生活竟不满足了，常常正干着活儿就莫名其妙地烦躁，母亲看到以后就想方设法去宽慰他，如每天做饭前，都尽可能征询他想吃什么，衣服呢还没脏就催着他脱下来给他洗。母亲知道爷爷最喜欢小孩儿，就总指使弟弟在爷爷膝前绕来绕去，过去爷爷哪怕正在生气，看见小孙子的憨态就笑了，可后来爷爷总烦烦地说：“去！过一边儿玩去！”

……

这老汉儿？……

母亲的担心终于成了现实。开始是风言风语，随后爷爷干脆直言不讳打满招了。

爷爷在与母亲摊牌前也曾不好意思过，但自从摊牌以后就不再忌讳什么，用我的近门三奶挖苦他的话说，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自从爷爷要娶老婆儿的“不着调”事公开以后，尤其是爷爷与妈妈站在大路旁为娶老婆儿大吵大闹几次之后，爷爷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降低了许多，爷爷成了婶子大娘们指戳的对象，成了村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半装子”们也不再缠着让他讲什么“瞎话”，在一个个淳朴幼稚的眼光中，他似乎就是“瞎话”中错吃了狐狸精的迷魂药！当然，也不全是大家疏远爷爷，主要还是爷爷再没有了与大家耍乐子的心绪。

没心绪的爷爷或恹恹地耷拉着脑袋或怒冲冲地使气性，吃饭也有一顿没一顿的，很快就病倒了。母亲找到我的一个常替我家写信的近门伯伯，说快给你大兄弟写封信吧，看来这事儿是非他回来不可了。

父亲接到信就回来了。他在给爷爷进行了单独一个下午的谈话后对我的母亲说：就由他吧。母亲听了此话像不认识父亲似的盯着他看了许久，然后说行，他是你的老子你不嫌丢人我又嫌个啥，不过我丑话可先说前头，他既然娶了老婆，那他从今往后的啥事就由他的老婆管，可别怪我不插手，我可是……母亲本想说我可是活不养死不葬，但看父亲阴沉的脸便刹着了话头。

爷爷的老婆终于被接了来。是爷爷赶着大车亲自去接的，没有办酒席也没有放鞭炮，她来以后就单独起了锅灶与我们分住了。

圆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母亲。

我母亲那时刚三十岁出头，是一个热情泼辣的人，在解放初期曾经担任过庄上的妇救会主任，初级合作社时担任过副社长，虽然没有文化，但在开群众会时却能一口气讲很长时间的话。据说她原是有机会正式参加工作的，先是由于我奶奶的拖累后是由于孩子的拖累再后是由于有文化的妇女干部多了，她便啥也干不成了。干不成是指当不成吃皇粮的国家干部，但在村里还是满有威信。街坊邻里有了口角，谁家父子、兄弟、妯娌、姑嫂之间有了什么矛盾她总自觉地或被人请了去调解，她的道理讲得也是一套一套的。母亲人缘很好，干地里活时身边总围一群姑娘、媳妇，有说有笑，在家做针线时，由于我们的院子宽敞，也由于母亲她没有婆母，公公对她也很大度，所以那些个女伴也总拿了活儿到我家来做。纺棉花时，院子里能一溜摆放五六辆纺车，她们高兴时总是一边纺线一边哼着愉快的歌谣，大家还都夸母亲哼“小寡妇上坟”哼得好。我父亲是他们这一辈中的老大，所以几乎所有的年轻姑娘、媳妇都叫我母亲为“大嫂”。俗话说长嫂比母，所以她们谁有心事都愿意说给她听，她的明白和善解人意是出了名的。但对于她的公公即我的爷爷再娶这回事，母亲她却没有了一贯的明白和宽宏，竟是一头撞到南墙上怎么也拐不过来弯来，这大概也正是因她在村上太有知名度，所以她越发觉得爷爷再娶是在扮她丢人。再一个理由就是母亲说的，自打她嫁到这个庄上，我们这个三四百人口的偌大的村里，除地主老财家外，像爷爷的岁数，即在中老年丧妻再娶的压根就没有一个。母亲气愤地说，这老汉儿实在是不认识他汪老大是谁了！但母亲虽犟却犟不过父亲，母亲对父亲的话还是不敢违拗的。父亲说就由他吧，她也就只得由他，然而叫母亲心甘情愿却是不可能的。母亲拒绝称呼那老婆为“妈”，母亲对父亲说，谁也代替不了咱妈在我心目中的位置。这道理父亲也只有认可，父亲说谁也没强迫你喊嘛。母亲对她的女友们说，你们大哥其实自己也是不喊的，那老婆过来后你们大哥回来时曾走头碰过一次，那老婆死皮赖脸地抢着给他说话，没想到他的脸先“腾”地红了……母亲边向她的同伴们描述父亲的窘态边嘎嘎地笑，大有幸灾乐祸的意思。

母亲说归说，她毕竟还是明白大理的。她虽然与爷爷吵了架虽然百般阻挠爷爷娶老婆儿，可爷爷的老婆来了以后她却不曾当面说什么难听话，只是不许我们到爷爷的屋里去玩，不许吃他们的东西。有一次母亲没在家，爷爷见我和弟弟在院子里玩，就说来，爷爷给你们吃油烙馍。我不去，弟弟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磨磨蹭蹭去了，刚吃了一口，听见母亲说话的声音，吓得将一大块油烙馍扔下就跑。爷爷长长叹了口气，从此就很少再招惹我们。

爷爷的老婆儿是个典型的城里人。为什么这么说是从哪里看都和我们庄上的老婆们不一样，有点洋，用后来学到的词汇来形容就是“气质不俗”。大家都



说不知道她相中了爷爷的什么，爷爷除了炯炯的眼神其他看不出与别的庄稼汉有什么两样。这老婆对嫁给爷爷会遭到的舆论可能早有预料，所以对我母亲对她的态度、对众多的亲戚邻居对她的态度都很不在乎。她总是很安分地守坐在爷爷的屋里，精心地为爷爷做饭洗衣服，爷爷做木工时她就坐在旁边观看，那看的眼神很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她也偶尔串门，她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我的大奶家，我这个大奶与我家门份不近，母亲说人家旧社会是有钱人。我大爷会做生意，娶的我这个大奶是方圆百十里也难寻的美人，也有文化，美中不足的是不会生育，他们的儿子是我亲三爷家我的小叔。母亲说当年三爷家因贫穷将刚降生的儿子送给邻村的某人家时，我这个有钱的大爷正当着村长，他说，我们汪家的后代为什么要送给外姓？就硬是给要了回来他们自己养了。为这事我们两家平日走得较近，我想，爷爷的老婆儿之所以常去大奶家，并不因为他们的儿子原是我爷爷的亲侄儿，主要是她与我的大奶意气相投，村上的老妇人们就我这个有文化长得又俊的大奶对她不鄙视，大奶从来不说她是“贱东西”。

猿

我们与爷爷的老婆儿就这样相安无事地相处了下去。大约在她来了将近一年的时候，爷爷有病了。爷爷的屁股上长了一个疮，虽不大，但很麻烦，听母亲忧心忡忡地对她的女友们讲，爷爷的疮长得不是地方，连着尾巴骨，叫“漏”，很难治！母亲的女友们便打趣说，娶这老婆时你还不同意呢，要是没这老婆儿，你这儿媳妇只有每天脸对着老公公的屁股换药了！母亲的脸上似有愧色，嘴上却说，那我也去换，自己的老人嘛！

俗话说“疮怕有名病怕无名”，爷爷长的疮是有名的赖疮，果然越治越重，两个月以后便不能干任何活儿了。那老婆开始护理得也还尽心，渐渐便有了怠慢。这一天，爷爷起床在院子里晒太阳，老婆说她闷得慌想出去串串门就出去了。老婆儿出去了大半晌不见回来，爷爷坐累了，招手叫正在院子里玩耍的我的夏弟到他身边去，将他搀扶到床上后，爷爷对弟弟说，夏，去喊老婆儿回来，就说我饿了，叫她回来做饭。弟弟一溜小跑到大奶家的大门，凹着腰喊“老婆儿！老婆儿！我爷饿了，叫你回来给他做饭咧！”弟弟的喊声刚落，那老婆儿颠着小脚铁青着脸可出来了。她像一股旋风朝家里卷去，进门便朝爷爷吼了起来：汪大木匠，你听听，你听听你的光屁股孙娃是怎么叫我的！说起来你儿子在外面当干部，你媳妇在庄上也昂头竖脸地说人，他们对孩子就是这样教调的？我虽不是他们的亲娘，但南京到北京，对长辈也要有个尊称，姓张的，也该称个张大婶，姓李，也该叫个李大娘，是棵高粱也该称做秫秫，可你的媳妇她啥时候称呼我过一句？她不与我过称呼不抬举我也就罢了，竟教唆着这样小的光屁股孩子也这样作践我！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你今儿个不给我个说法不中！

不中又能咋样？只听得爷爷气喘吁吁地说。老婆儿哪里肯依？索性大哭起来。

后来，不知爷爷怎样安抚了她，她不再大声吵闹但很长时间了却还在伤心地小声哭泣。这期间弟弟很活跃，三岁的他已能听出老婆的伤心是因他而起，

所以他几次蹑手蹑脚走到爷爷的窗户下，支楞着耳朵听一小会儿然后跑到大门外对我做着鬼脸说：还在哭！我很想知道老婆儿说些什么但我不想去干“听墙根”的无聊事，所以只管与几个小朋友玩我们的“抓子儿”游戏，对弟弟的作为佯装不支持实际却是在纵容。晚上母亲回来，我将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学说给母亲，我想母亲一定会高兴得大笑，其实却不，母亲听后沉默了一小会儿，就板着脸对我和弟弟说，今后再不能这样了！这样做爷爷会跟着生气的，邻居们也会笑话你们没教调。

“那爷爷再叫我喊唤她时怎么办，该喊她“奶奶”吗？”弟弟仰着天真的小脸儿问。

……

睡吧，就你问题多！母亲语塞，照弟弟头上拍了一下令他睡觉。

就是，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我心中也存在这个问题，母亲她并没有给我们答复。

源

因为老婆的出现，因为母亲的不同意而造成的家庭不睦，也因为爷爷已是六十岁高龄的老人，娶来老婆后很快就有了病就干不动活儿就不能自食其力就需要护理，我们家确实存在着一个不小的问题，这个问题令我的母亲头疼也自然成了街坊邻居们闲谈的话题。

从邻居口中知道我的父亲是我们庄唯一的一个出去“干事”的人。据说，八路军刚进村时与他一起“参加”的青年有好几个，可是待八路军一离开，除我父亲外别的人便都不敢干了，所以，后来当了干部的，自然也只有我父亲一个，那些中途退却的人为没长“前后眼”曾后悔得直想抽自己的嘴巴子！相反，大家对我父亲，其实是对我爷爷的预见性是非常地佩服。爷爷有眼光的再一个例子就是用两副棺材换了这么一个大院子。爷爷不人云亦云，不承认有什么“绝地”，结果应验了爷爷的判断，他们老弟兄三个都儿女双全！爷爷有两儿两女不说，他的大儿子即我们的父亲，年纪轻轻的也已有了两儿一女了！所以，在村人眼里，爷爷很不一般：有眼光且敢说敢为。但这次爷爷一意孤行续娶老婆，却几乎没人恭维，不少人还私下议论说，“大木匠”这次的行事是有些欠考虑，娶个暖脚的老伴谁不想？那要看自己有没有条件。旧社会主家（地主、财主、有钱人）不但死了老婆要续娶还要娶几房呢！七老八十的还娶大闺女呢！他也想和人家比？他手中有几个钱？他恐怕没想到这么快自己就不行了吧？想想，娶进来一个五六十岁的棺材瓢子做老婆，给儿子媳妇脸上抹了黑不说，这不是明显地又给儿子添累吗？几乎没人不说，这老头儿他真是昏了头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更有人说风凉话：人家手中没钱就不能娶老婆啦？人家有中用的儿子呢！没钱不会问儿子要？用你们腊月萝卜闲操心？

事情果然都如多嘴的邻居们所料，我们家的问题随着爷爷病情的加重而日益严重了起来。首先是爷爷治病的钱、他们俩的生活费用，爷爷都不能支付了。老婆儿与我母亲是不说话的，爷爷为娶老婆与我母亲闹翻以后也很少与母亲搭



腔，爷爷的这些困难是母亲通过前去探望爷爷病情的亲戚们间接知道的。爷爷很有骨气，宁肯停药也不给儿子写信要钱，爷爷赌气要履行自己亲口对媳妇说的“不花你们一分钱”的诺言。那老婆儿呢？嫁过来还没过几天好日子，就要隔天给爷爷的“漏疮”换一次药，整天服侍爷爷吃喝。爷爷躺倒不能赶集上店了，她凡事都须央求人，而且爷爷手中原来也就没有多少积蓄，这样，她便烦躁得整天摔东摔西使性子，因为她毕竟也是个年迈的需要儿孙伺候的人了啊！这时候，我母亲善良、贤惠的德性就显现了出来。她先是将爷爷的病情如实地写信告诉了父亲，我的父亲平时不多往家寄钱，但只要说家里谁有了病，那钱寄得就非常快。我母亲深知父亲的这个特点，所以后来为了给叔叔订婚下聘礼，给叔叔未过门的媳妇扯布做衣裳，母亲就不断谎称她自己有病孩子们有病写信向父亲要钱，如果照实说父亲就不但不寄钱甚至连信都不回，他说他不能支持买卖婚姻。母亲身为儿媳妇，在爷爷卧床不起的日子里，开始是与回来探望的我的姑姑们相伴着，后来就自己主动去帮助老婆儿，面对着爷爷的屁股给他流血流脓的“漏疮”换药。我看过医生换药，爷爷的疮据说连着脊梁骨，很深，一大团用药水浸泡过的绳子可以一节一节地全部塞进他屁股上的疮洞里……母亲仍与爷爷的老婆儿不过称呼，但她们配合得很默契，自从母亲参与护理爷爷和为他们解决经济问题，那老婆儿哭闹的次数减少了许多。

这样大约拖延了一年多吧，到了老婆儿与爷爷结合的第三年的秋末，在一个刮着大风下着大雨的深夜，母亲被一阵急促的打门声惊醒，开门一看，是爷爷的老婆儿，浑身精湿抖抖瑟瑟。母亲把她让进屋门，她不等母亲询问便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的面前，唬得母亲忙双手去搀扶，她嘶哑着声音说：林姑娘，快救救我！

什么？救你？……出了啥事？母亲大失惊色。

你伯，……你伯他要打死我……

老婆儿说话的声音因恐惧和寒冷而颤抖，头抵着母亲的膝盖泣不成声。

母亲把老婆儿搀扶到椅子上坐下，自己跑到爷爷的屋子里去，只见爷爷因高烧而双颊通红，干瘪的胸膛像风箱一样急剧地起伏。一根粗大的木棍，不知怎么握到了他的手中。他紧闭着眼睛，“哧哧”喘着粗气。

“伯，你这是要干啥？”母亲走到床前，边伸手去夺他手中的木棍边问他。

他不回答，但用劲儿攥紧木棍，母亲很难夺得过来。

缘

老婆儿告诉母亲，爷爷他要打死她。爷爷说他活不成了，要打死她把她一同带走。母亲说别怕，不会的，我伯他一定是发烧发昏了。老婆儿说不是，他清楚得很，你们都没有我知道，他不叫我一个人留在世上，他一定要打死我！林姑娘，看在我伺候了你伯这么多天的份上，看在我也是一个五六十岁老人的份上，你一定要救我，一定要救救我呀！老婆儿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母亲真正是不知所措了。救她，怎么个救法呢？问她她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莫非？……母亲心里突然闪过一道亮光。

“大娘，”母亲第一次充满怜悯地称呼她并对她说，“你看我伯他眼下的样子，恐怕一时半会儿也劝不醒，他的病又这样重，你也这么大的岁数了，也没日没夜地伺候他这么多天也对得起他了，我想不行的话你先回城里去休息几天？等他的病轻些时或是他清醒了不再糊涂时我再去把你接回来？”

“那敢情好！敢情好！只是……”老婆儿好像有什么话难以启齿。

“你只要愿意，就听我的安排好了。我亲自送你回去。”母亲说。

天一亮，母亲就找了一辆大车，把老婆儿的全部衣物都装了上去，又到我们屋的粮食囤里装了两半口袋粮食，把老婆儿送回她城里的家中。母亲回来对人说，她的儿女们本来对老婆再嫁是有气的，要不送她她确实是没脸回去。

“我一去，说我伯病重怕他们娘在咱家累着了，叫回来住几天，他们是没啥可说的。”母亲很满意自己的办事能力。

送走老婆儿的第三天，爷爷就去世了。

当时父亲正去很远的地方出差，父亲的机关派人送了一些钱和一副挽联。叔叔远在治淮工地，丧事是母亲一手操办的。母亲抚着爷爷的灵柩哭得很痛，母亲边哭边诉：伯呀，伯！……你活得不容易呀，伯！……

五七过后，母亲和姑姑一起去到城里，对老婆儿说要接她回来，母亲说，虽然你不是我们的亲生婆母，但你在俺伯床前站一天也是俺们的娘，俺就该为您养老送终。那老婆儿不肯，她的儿女们自然也不允，说抚养娘亲是他们做儿女的本分。

母亲和姑姑回来路过爷爷的坟地时，无言地在那里默坐了许久。

多少年后，老人们还有人把我爷爷闹着娶老婆临死又把老婆打走的事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往往对此事不作褒贬，结束语大概都是：唉！人哪……



第一章 摇 初进府城

员

爷爷去世以后，母亲主持着将二叔的媳妇娶了进来，让他们自立门户生活。这时候，老家已基本没有什么牵挂了，父亲决定接我们母子四人进城。我们当时是兄妹四人，哥哥早已去了城里跟着父亲上学，这次随母亲一起去的有七岁的我、四岁的大弟夏和两岁的大妹萍。

正式的进城时间，大概是一九五八年的秋天。

这一年，农村正在大办钢铁，到处竖起炼铁的高炉，村上的许多百年老树都被锯下当了柴烧，各家各户保存的铁器都收缴起来扔进炉子里重冶，学生们经常被老师带着到河里去淘铁沙。

这一年，农村开始吃食堂饭，起初大概是做实验或者叫搞试点，只让劳动力们吃，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人员仍在自己家吃。劳动力们在食堂吃的饭食很好，几乎每顿都是白面杠子馍，大家都很眼馋，都希望早日加入食堂。我的一个近门小姑，还领着一群姑娘、媳妇编快板书表决心，大意是吃食堂如何能解放妇女劳动力，使广大妇女从锅台边走出去，像男劳力一样，全心全意去参加集体生产，全心全意去大办钢铁。

后来果然都加入了食堂，大家小户的铁锅铜盆都收缴到炼钢炉上去融化了。我当时对大人们表现很感奇怪：不让妇女、儿童和老人像棒劳动力一样吃食堂时，大家有意见，可一旦真叫全体加入食堂，许多婶子、大娘，尤其是老奶奶们都哭了，有人夜里偷偷往红薯窖里或其他隐秘的地方埋藏小锅。我的母亲却不这样，她是干净、彻底地将家中所有的锅呀，铲呀的全部缴出，她巴不得她去城里与丈夫商量进城事宜时，留在家的孩子能有地方吃饭，因为她总不能每次外出都带着几个孩子。

搬家的时候父亲没有回来。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即使在家也几乎是从不干那些琐碎事情的，他每次回来都是家里的客人，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与前来和他聊天的乡亲们让烟、说话。所以，收拾东西搬家，父亲回来不回来都无所谓，甚至说他回来，只能增加母亲的负担。母亲是提前多天就开始了忙碌，将一些家具、什物分送给叔叔、姑姑和要好的邻居，将棉衣、被褥都拆洗干净。需要提前捆扎的东西不多，因被褥每天都还需要用，只是临走那天起得特别早，把还带着孩子们体温的被褥捆成两个大包袱。

起程的时候，很多邻居都去送行。母亲人缘很好，父亲又是全村唯一在外

面工作的干部。大家都说，林姑娘很值（我们老家风俗，娘家姓啥的媳妇被尊称为啥姑娘），终于熬出了头，要到城里去享福了！有两个婶婶居然激动地拉着母亲的手不放，说：嫂子跟着大哥去城里做官太太了，可别把俺们给忘了，看在咱们相好多年的份上，每年可要回来看看俺们……母亲幸福地笑着，笑得热泪盈眶，反复向大家承诺：回来！一定回来！你们也要常去啊！一定要去啊！我和大弟夏也手拉着来送我们的小伙伴们又蹦又跳，我们都幸福地笑着。是啊，我们就要跟母亲一起到城市找当干部的父亲去享福了！城市有汽车，有洋房，有电灯，有电话，有肉，有白馍……那天萍妹穿了一身花腾腾的新衣裳，夏还穿上了父亲早两年前就给他买回来、一直都没舍得穿的小皮鞋。以前我只跟着母亲去父亲工作的城市一次，且不说那干净宽敞的街道，那林立的楼房和川流不息的车辆、行人，单就那竖立在街道两旁的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传出的唱歌声和早上随大人一起到职工食堂吃饭时，满大街弥漫的饭菜的香味，就令我对城市产生无限的向往。

圆

城市居民和机关家属当时还没有吃食堂，母亲在打前站时就准备好了一套做饭的炉灶，房子也早已安排好，在家属大院的一个小院子里。这个小院里共住四家人，另外三家都各有一个或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听称呼，孩子们的爸爸在机关都是大小不等的领导干部，有叫科长的，有叫股长的，有叫主任的；有两家的妈妈也是干部，只有刘科长的爱人，也像母亲一样没有工作，只是个“家属”。大家对我们的到来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了欢迎，尤其刘科长的爱人，对母亲特别亲热。

我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费尽周折，也没能安排我就近入学，只好联系了一所近郊的小学，距家大概有七八里远，我由母亲接送几次路熟后，就独自上学了。由于上学须跑很远的路和学习课程对我来说很重，因为城市孩子大部分自小就入了幼儿园，上一年级时实际已把一年级的功课学完了，而我则一点基础都没有，入学才开始学写横平竖直，才开始接触汉语拼音 葬 燥 藻 感到很吃力，回家就趴在桌子边做作业，所以对家里大人们的情绪就没有什么觉察，直到进城两个多月后的一个星期天，我看见妈妈一个人在悄悄抹眼泪，才感到家里的气氛有些不对头。

刚来城里时，父母关系很融洽。母亲在家劳动惯了，在这里除了做饭没有其他的活可干，母亲感到闲得很不自在，父亲就在街道上给她联系了一个识字夜校，每天晚上去读一个多小时的夜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凑白天的空闲时间去做。虽说母亲上的是夜校初级班，但功课颇重，我们总是见母亲有空使用手指在随便的一个什么地方一点、一横、一撇、一捺的练习写字，还不断地小声朗读：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葱、韭、芥、蒜、胡椒、姜，



萝卜、菠菜、大茴香，
油、盐、酱、醋。

母亲读得朗朗上口，但随便指一个字让她认，她却不认识，必须从头再读，读到那个字时才能确定读音。她这样常引得父亲抿着嘴笑，母亲便羞涩地说，我说我学不会嘛，你非要赶鸭子上架！

如今看见母亲在抹眼泪，我才忽然想起，好像多天已不曾听到母亲的读书声了，最近几天晚上也没见母亲去上课，这是怎么回事呢？问母亲，她只说：“没啥”。既然“没啥”，为什么哭呢？我便留心观察，也没有观察出个所以然来。长大以后回忆那段生活，分析母亲苦恼的原因，我以为大概因以下几点：

一、父亲单身一人在外工作惯了，虽孤单时思念妻子儿女，但突然涌来这么一大群，拥挤挤住在两间小房子里，父亲每迈一下腿就像有东西欲绊他的脚。他想看会儿书，写会儿字，甚至想一个人安静地躺一会儿都不可能，这使他非常地不习惯，非常地容易烦躁。这烦躁吓得孩子们个个像避猫鼠，这烦躁使敏感的母亲手足无措。

二、小院内四户人家其他三家的女主人，两个是文质彬彬的国家干部，刘科长的爱人虽也只是个家庭妇女，但年轻、漂亮，穿戴齐整，很像个干部家属和城市人，母亲虽在我们村里也是数得着的高大丽亮白的漂亮角儿，但由于毕竟是农村人，没文化，没穿戴，一身土包子气。孩子们呢，由于在农村野惯了，加之没得衣服换洗，整天脏兮兮的，使父亲觉得自己的妻小与同僚相比很是相形见绌，所以，眼光中总是不尽的挑剔，这令母亲很不满意。

三、父亲一个人在机关时，是在职工食堂就餐的，现在家属既然来了，有了家，就不好再去食堂吃饭。俗话说，人多没好饭，猪多没好食，这六口之家仅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收入，想生活好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几个孩子都像正长架子的猪壳郎（半大的小猪），有多少东西都觉得不够吃，父亲又极注意影响，坚决不让母亲特意为他准备饭菜，一定要与家人有福同享，有苦同受，这无疑大大降低了父亲的生活水平。父亲虽不愿特殊化但对这清苦的生活很不适应，很不习惯，好像也很不情愿，所以，不可避免经常现出食欲不振和郁郁寡欢的样子，这使母亲非常不安。

四、由于父亲比较严肃，比较严厉，从某种角度上说，对孩子们也比较陌生（我们在老家时，一年最多见父亲两次面），所以，我们兄妹从来不敢在父亲面前撒娇。不知别的兄妹感觉如何，反正我感到父亲从来都没有正眼瞧过我，更没摸摸头、拉拉手或抱一抱的亲昵过，所以，我在父亲面前是大气都不敢出。我总希望父亲不要常回家来，他在屋时间短了，我便老老实实在地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盼他赶快离去，他在屋时间长了，我会因受压抑太久而没情没趣地昏昏睡去。所以，父亲从来没见过我们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天真活泼，他见到的就是我们混沌猥琐的模样。他把这个现象归罪于母亲的不会调教，母亲便非常委屈。母亲说我是不会教育孩子，但现在孩子就在你眼前，你可以教育他们呀！父亲可能感到母亲说得也有道理，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位客人，不知父亲那天是情绪好还是有意为我创造锻炼的机会，他亲自到街上买了几包花生、糖果，用一个大盘子盛着，嘱咐母亲叫我在适当的时候端出去让叔叔、阿姨们吃。我知

道这种安排后，从里间门口偷看在外间端坐的正谈笑风生的几个男女干部，吓得小腿哆哆嗦颤。母亲安慰我说，别怕，他们其实和你伯一样，家里也有像你一样的小孩。我想，这能说明什么呢？我伯我就很害怕呀！正在发抖，听见父亲在喊母亲：老林，叫孩子把糖果端过来！母亲忙把托盘递给我，笑着一边将我推出里间门口，一边说：“去，让叔叔阿姨们吃。”我在大家的笑望下，一步一蹭地向他们踱去，站到人圈当中茫然不知所措。

父亲笑着说：“看那傻样儿！去，先给你王阿姨。”他指了一下那唯一的一位女干部。

我慢慢走到那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面前，吓得眼皮也不敢抬，将托盘往她面前举了举，像蚊子哼哼似地说：“给！吃！”那女干部顺手捏了一个糖块，摸摸我的头问：“几岁了？上几年级？”我想回答：八岁，一年级。可是说出口的却是“一、一岁”，引得满屋哄堂大笑，母亲尴尬地为我纠正：“说颠倒了，是一年级，八岁。”

当我受刑一样给每个人礼让一遍回到里间时，窘得满身大汗。事后父亲以此为例狠狠训斥了母亲，说你养这些低能的孩子长大可怎么生活？对人一点礼貌都没有，连最起码的叔叔、阿姨都不会称呼。说也奇怪，城里的孩子喊叔叔阿姨是那么顺口，而对我们兄妹几个来说，这两个词组出口却无比地艰难。在乡下，我们习惯称“大姆”“大婶”“大伯”“大叔”，到城里让稍稍改动一下，称“伯伯”“叔叔”“阿姨”，却觉得拗口。因为不会称呼，往往故意回避，见人就打哑门说话，就显得很不懂事。更令父亲不满的是，进城以后，他希望孩子们像其他同事的孩子那样，称自己的父亲为“爸爸”，没想到，如此简单的愿望却不能实现。在老家时，我们叫他“伯”，因父亲兄弟二人，他是老大，按当地风俗，他自己和他弟弟的孩子一律称他为“伯”，称他的弟弟为“叔”，或“爹”或“大”。父亲想让儿女称他为“爸”的念头并不是进城以后才萌发的，以前他回去探家时，曾多次有意识地引导我们，“去，给爸搬个椅子来”，“把这条烟给你三爷送去，就说我爸给你买的”。他每次说出这个“爸”字，我都觉得浑身想起鸡皮疙瘩，所以从来也没有按他说的称呼过，不过当时父亲并不苛求，因为毕竟是在老家的乡下，几乎没有谁叫自己父亲为“爸”的，他也就罢了。进城以后，他又启发过我们数次，然而别说我和弟弟、妹妹，就是早来他身边几年的哥哥也仍是叫不出口，最不像话的是五岁的夏弟，有一天正在院子里玩，有人问“喂，小孩儿，你爸在家不在？”他竟瞪着黑豆般的小眼睛认真地说：“俺没有爸，俺有伯。”此句蠢话很长时间成为院里邻居和父亲同事们的笑谈。

对孩子们的愚顽不化，父亲一次次降罪于我们的母亲，母亲为此不知暗地里流了多少眼泪。当我们长大成了家，有了孩子，听到孩子“爸爸”“妈妈”声声欢叫的时候，想起小时候的事，确实为父亲感到悲哀：想听孩子们叫声“爸”竟是不能实现的奢望！不过，我们也为我们的母亲叫屈，这难道单单是母亲的错吗？母亲也确实嘱咐我们不要再叫父亲为“伯”要改口叫“爸”的呀！那么，责任到底应该让谁负呢？似乎当然又是母亲，倘若父亲的妻子不是个农民，而是城里的任何一个女干部，他们的孩子称呼自己的父亲为“爸”必定是很自然的。就因为母亲是个农民，住在乡下，就注定了她的子女和她一样从表及里甚



至血液中都带着乡村的土气。问题是母亲虽土但不傻，她并不单纯地认为父亲的指责是针对孩子们的，就像秃头人忌讳“光”字一样，她把父亲对孩子们的责怪敏感地看成是对她的挑剔和嫌弃，所以，每当父亲指责我们时，母亲就会产生莫名其妙的反感，其具体表现是替我们辩护。父亲便气急败坏地嚷：“你讲不讲道理？你有没有原则？你难道不是个人，是个光知道护崽的老母鸡？”母亲便直言不讳地顶撞父亲说她就是个老母鸡，说有的人对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疼，连个老母鸡都不如！母亲还撇了嘴讥讽父亲说：孩子们喊你伯咋啦？喊爸就比喊伯排场？爸！爸！亏你说得出口，当干部几天可把祖宗传下来的称呼都改了？洋气得不轻哩！想洋气过去回家你咋不问你老子喊声“爸”，你若喊一声不把你老子皮麻死才怪哩！

慢慢地，父亲和母亲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以至一段时间里，父亲进门就皱着眉头，时不时就拂袖而去，母亲呢？自然少不了以泪洗面，时时唉声叹气。

大概进城三四个月以后，母亲便不再去读识字夜校，因为父亲少得可怜的一点积蓄已经花完，每月的工资几乎不可能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水平，母亲便到街道的一个纸盒厂谋到了一份拉运纸盒的差使。附近的一些居民甚至机关的一些家属，都是在纸盒厂领些材料在家糊纸盒，但我们家房子太小，纸盒又极占地方，所以，糊纸盒这种适合女人做的工作母亲却干不成，母亲凭着身高力大，谋到一个像男人一样用人力车拉运纸盒的工作，一个月可挣三十元钱。这对我家是笔可观的收入。据我母亲讲，干这桩活是经父亲同意的，她征求父亲意见时，父亲说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没意见。然而开始干以后，父亲却表现出极大的抵触，在大街上与拉着小山一样纸盒车的母亲走个头碰也不打招呼，回到家了，仍是四平八稳地坐那里吸烟、看报纸，也不帮母亲干一点家务。看到下了班回来等着吃饭的丈夫和放学回来吃饭的孩子，母亲往往像做错了事似的一脸歉疚，尽管她也是刚刚才从外面回来，通身的汗还没有落。她总是说：快！一会儿就中！（意思是别着急，饭马上就做好了）。每当这样的時候，我的心里就涌动着一股莫名其妙的激流，我对父亲就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憎恨，因为我总看见，同院邻居家孩子们的爸爸，常常在节假日腰里围上花水裙做饭、洗碗，人家的妈妈则悠闲地坐在小椅子上织毛衣或看书。

这样的日子让人觉得难熬而且缓慢。

进城不到一年，大家都已经讨厌起了城市，对农村乡下的生活渐渐怀念起来。在我们乡下，下雨天披条破麻袋，赤巴脚到处跑，而在这里，下雨天大家都穿着胶鞋，打着雨伞，当我们兄妹赤着脚吧唧吧唧跑过院子时，招来的是邻居和行人鄙夷和讨厌的目光；家属院经常组织卫生检查，我们家总是最差的。对检查小组的指责，母亲总是唯唯连声地说：行！行！往后一定改！可怎么改呢？屋里几乎没有箱子、柜子，衣物全用“大舞台香烟”盒盛着或用破烂床单包着，小小的两间房子里放三张床，床头和床下堆满大包小包的东西，无论怎么折腾也摆不出干净整洁的模样来。有一天，下着雨，父亲出差回来，很累，打算白天在家里睡一觉，可刚躺下就坐了起来，像老猫一样呼哧呼哧吸着鼻子到处闻，嘴里嘟囔说：什么怪味？母亲走过来闻闻，说啥味也没有，睡吧。父

亲又躺下，不几分钟就又坐起来，又是这里扒扒，那里闻闻，母亲赌气装做看不见搬个小凳坐到门口脸对着外面做针线。父亲闻不出结果只好又躺下，可能实在是睡不着，就气哼哼地穿上胶鞋走了，出门时差点撞翻母亲坐的小凳。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父亲回来了，还带来了两个经常来检查卫生的机关卫生室的工作人员，他指着屋子对来说，你们给我好好查一查，看看这屋里到底是啥怪味！卫生组长不好意思地望望母亲，母亲没好气地继续将脸对着门外。

我和夏好奇地跟着看他们在屋里翻。

发怪味的东西终于被查出来了，那是悬挂在床头上方屋檐下的一包干菜，是星期天我们到郊外的菜园里捡来的苕蓝菜梗和包芯菜叶子，母亲将它们煮熟晒干，准备冬天当菜吃的。连绵的秋雨使干菜上了潮气，散发出一股腥膻的气味。

卫生组长如释重负地对父亲说，科长，就是这干菜，潮了。没别事的话我们走了。

他们刚走，父亲就拎起那包干菜，狠狠地扔进了雨地里。

母亲像只发了疯的野狼，一下子扑到了父亲的身上，嘶哑着声音高叫：扔吧，扔吧，有本事你把我也给扔出去，你把你这几个孩儿也都扔出去！你一个大男人养活不了家小，让老婆孩子吃不饱穿不暖，你光会耍脾气算什么本事呀！就这些干菜，还是两个小孩星期天跑七八里地去捡的，为抢着捡这些菜大妮还让人给打伤了，你嫌有怪味，你嫌丢你的人，你可弄些味好的东西拿回来呀！

父亲的脸也气得发紫，被母亲用头拱着一步步往后退，退着退着他终于恼羞成怒，一把将母亲推倒在地上。

母亲放声大哭起来。母亲哭着诉着，提着父亲的名字说你好没良心，你手拍心口想一想，你的干部是咋当上的，没有我当牛当马在你们家苦干，没有我在你娘老子面前替你行孝，你能排排场场在外面工作吗？现在你嫌弃起我了，嫌我累赘你了，你后悔了，你咋不早后悔哩？你早后悔几年，你早回家伺候你生病的娘老子，回家去扒坷垃种地，你就不会这么凶这么恶了！我的命好苦啊！你的心好狠啊！

父亲什么话也不说，将门狠狠跺了两脚就走了。

父亲走后，母亲仍在哭，那两个工作着的女邻居是从不到我们家来的，这时站在自家门口朝这边望望就又干自己的事去了，倒是刘科长的爱人，见父亲一走就跑了来，劝母亲别哭伤了身体，这一劝不打紧，母亲渐小的声音又大了起来，悲痛欲绝地向这个同情她的人诉说起自己的不幸。母亲说她在解放之初就是村里妇救会的干部，父亲参加了县里的土改工作队，父亲忙得能十过家门而不入，父亲的母亲患了俗话叫噎食的不治之症，想念儿子想得声声哭唤着父亲的乳名，在这种情形下，区里要提拔一个妇女干部，母亲是最有资格的人选，由于家里离不开，母亲放弃了这次机会。这次机会失去以后，据说五二年又遇到一次，这时奶奶已经过世，家中有孤独的爷爷和没有成家的二叔，有哥哥和我，没有办法，母亲又放弃了。再后来就不行了，孩子越来越多不说，主要是上面不再提拔没有文化的妇女干部了。母亲说，大妹子你说，我要不是受他们家老人、孩子的拖累，我不早也是样样致致的国家干部了？说不定我当的干部

